

## 尼伯特，豐年，樹

張原通<sup>1</sup>

那時是七月，那顆颱風叫做尼伯特。

尼伯特颱風剛生成時，距離臺灣尚有五六千公里之遙，在還無法確定颱風路徑的情況下，就已經有媒體搶先報導，他們寫了自己也不懂的新聞，他們幫颱風取了綽號，還散播氣象老人在臉書上的各種危言聳聽，彷彿預言中即將登陸的，不是颱風而是噴火的哥吉拉，這種戲碼每年都要上演幾回，沒辦法，誰叫尼伯特是今年夏天的第一號颱風，又往臺灣移動，眾人殷殷期盼之下，擅自編織誇張幻想也在所難免，就像是阿公的頭一個金孫，明明還在吸奶嘴，親朋好友就已經開始恭喜阿公，看面相，這团仔大漢注定作醫生。

就在這種緊張又期待的氛圍中，尼伯特不負眾望，越長越大，越轉越快，三日後便成為一顆圓滾滾的強颱，不僅如此，尼伯特還直撲臺灣，預估將在宜花之間登陸，對臺東影響不大，但又有誰能想到尼伯特竟然認識了壞朋友（副熱帶高壓），一步錯，步步錯，預報路徑南修再南修，最後確定，是的，尼伯特就要砸向臺東。

當氣象中心發布颱風警報後，臺東機場和豐年氣象臺嚴陣以待，許臺長還親自坐鎮監督，然而這尼伯特在臺東外海越走越慢，很不痛快，風雨始終停在海上，於是我們從上午等到下午，下午等到傍晚，天氣好得不得了，我等到不耐煩，索性磨了咖啡豆，緩緩手沖，端著

---

<sup>1</sup>民航局飛航服務總臺豐年航空氣象臺

一杯衣索比亞紅櫻桃咖啡，佇立於五樓的外側迴廊，在寧靜的豔紅夕照裡，翹著小拇指喝咖啡。

那時，微風吹不動一根頭髮，我甚至可以想像，如果有小朋友來附近的草地上打羽球，他們一定會玩得開開心心，因為這天氣真的很舒服。

該來的躲不過，到了晚上八點，北風越颯越強勁，國旗扯直，樹影搖晃，小鳥鼓譟喧嘩，終於開始有點強颯的架式，至於箇中原因大家都曉得，因為輪到孟軒上班了（此乃型男孟軒的神秘力量），不過，強颯將至又如何，只要待在塔臺裡就沒什麼好擔心，豐年塔臺很穩固，下半部是座方正的建築，只有上半部（氣象觀測室和塔臺管制室）是真的塔樓，整棟建築遠遠看來就像是隻胖胖長頸鹿，十分安全，反觀桃園機場的塔臺，那就是一根長長的棍子，遇上颯風就開始繞圈晃動，待久了還會暈，那才真的恐怖。

保險起見，塔臺四樓的窗戶外還拉下鐵門，加強防颯準備，所以那晚我懷著輕鬆的心情待在備勤室，房間雖狹小，但也能隔絕大風大雨，我坐在床邊，對著燈修指甲，躺了便呼呼大睡，然而美夢總是不長，到了大約凌晨四點，強風吹襲，震得窗外的鐵門碰碰大響，我蒙住頭執意返回夢鄉，睡了又醒，醒了再睡，直到後來連床架都震動，連房門都響起來了，啊，颯風煩死了啦，不過我仔細一聽，竟然還聽到人的聲音。

「起來……」

「作夢嗎？」

「原通快起床啊！」

原來是孟軒在敲門叫我，疑，怎麼了，鬧鐘還沒響啊，我開燈，揉揉眼睛，起身穿鞋，把門向內一開，水就順勢從腳下流進房間，我嚇了一跳，睜眼一看，淹水啦。

在此簡單介紹災害現場，當時我所在位置在塔臺四樓，四樓不大，九坪的空間設置有兩間備勤室，一間小廁所，和開放式茶水間，正中央是螺旋式樓梯，而在我起身開門的那個當下，正也是窗外鐵門被風敲得最吵的一刻，由於茶水間流理臺上方的那扇窗，正好面對強勁的東北風，風雨理論上會被鐵門擋在外頭，但是那風實在太狂了（那晚陣風最高112節），雨水被強風吹送，竟透過鐵門和窗戶的孔隙，向內爆出了噴泉，淹沒流理臺和周圍地板，很遺憾，開放式茶水間已然全面淪陷。

接著，算是側面迎擊風雨的廁所和另一間備勤室，業已進入半淪陷狀態，更慘的是雨水竟然攻破塔臺頂樓，從中央螺旋式樓梯一路向下流，形成一條條水濺，這也就是說，整個四樓，只剩下我睡的那間是乾的。

而在那個當下，剛剛敲門叫我起床的孟軒，不急不徐，一臉淡定神情，型男就是行，髮型永遠完美。

「抱歉把你叫醒，呃，這個……」

「哇！什麼鬼！那裡有水噴進來啦！」

大夢初醒的我，身穿運動衣褲，灰頭土臉，立刻明白狀況危急，跑到噴水的窗邊，靈機一動，試圖以抹布塞住窗戶的孔隙，以為能夠阻擋噴入的雨水，但就像是卡通人物用手指塞住水庫的洞，很快就會出現第二個洞，塞住第二個洞，會再出現第三第四個……

「原通，你這樣可能沒用。」

「我擋……擋不住了。」

「這樣水還是會進來。」那時雨水如他所說，改從窗溝灌入，擋也擋不住，於是孟軒對我指示，「把水舀起來看看吧。」

我聽從指示改拿畚箕和垃圾桶，把髒水舀起來，倒進洗碗槽，看起來略有成效，於是我們開始奮力舀水，跟風雨拚速度，終於將多數積水排除，後來風雨轉向，情況稍好時，我們還用大鐵夾將塑膠袋固定於樓梯扶手，用袋子接東滴西滴的水柱，終使災害穩定下來。而在這段抗災的過程中，於凌晨五點時，我們邊舀水，還邊發氣象報文，那時差不多是天氣最糟的時候，過沒多久R22觀測園區的風塔訊號中斷，後來整個AWOS都掛了。

在這風雨飄搖的期間，許臺長頻頻來電關心，詢問災情，得到中心同意後，臺長向我們前線人員下達了撤退許可，她非常能夠理解我們身處風災的心情，因為尼伯特太強，連她也成了災民，宿舍那邊老早就成了災區。

從電話裡得知，臺長宿舍的冷氣口擋風板遭遇一陣強風，吹破大洞，雨水灌進，房間全濕，不過臺長顧不得自己，先去查看呼救的文斌，一看發現文斌的房間更慘，宛如泡湯，只能棄守，於是臺長和文斌兩人決定結伴逃難。

「我看你們兩個還是快點撤退吧。」許臺長打給我說，「我和文斌正在逃。」

「你們要逃去哪裡？」

「從二樓逃去三樓啊，但是路太難走，剛剛走到一半，一陣風直接把玻璃吹爆，就在我們面前炸開，幾步而已。」

「你們現在在哪？」

「我們暫時退回文斌的房間了，不過他的房間也淹水。」除了許臺長的聲音以外，似乎還能聽見話筒傳來文斌的尖叫聲，許臺長繼續說，「你們兩個在塔臺上更危險，趕快撤退啊，有沒有聽到？」

「有，我們會……臺長，你們多加保重。」

其實跟宿舍泥漿滾滾的災情一比，突然覺得塔臺淹點水，也沒多慘，而且說實在的，上了五樓以後，氣象觀測室沒有漏水問題，還算是相對乾燥，儘管許臺長要我們撤離避難，但我反而有點不想離開，觀測室的強化玻璃看來比想像堅固，還阻絕了部分風雨聲，我坐在木頭裝潢的房間裡，攤開業務手冊，喝了杯茶，逐漸緩和緊張情緒，心下認為，或許觀測室也是個避難的好所在，至少有風景可以看。

在風雨最強的那時，外頭漆黑一片，探照燈隔著豪雨發出微弱的光，那雨勢像是一巴掌一巴掌打臉來著的，很壯觀。我坐在四面透明的房間裡，靜靜注視滾動的雲底，等著陽光逐漸穿透厚重的雲層，昏昏曖曖，灰藍一片，剛開始只見附近，一波波雨水潑向周遭的屋頂上，潑向機坪上，暗自覺得這個模糊的世界有些空空蕩蕩，後來孟軒（神秘力量）下班，風雨逐步遠離，航廈、雷達、跑道、消防隊逐一浮現，這時才看個清楚，四周確實是空了一些。樹倒了，鐵絲網傾了，屋瓦飛了，水塔消失不見，旗桿攔腰折斷，安捷機棚的鐵門飛到不知何方，但最使我驚訝的是，環顧四望，機場周遭所有樹木，不是倒了，就是折了，折斷的高度整齊劃一，就像有把無比巨大的鐮刀用力一揮，毫不留情，就把黑板樹林全體當胸斬過，乾淨俐落。

打開電視，臺東的樹歪倒在路上，畫面裡充斥著臺東市區毀壞的屋頂、鐵皮、招牌、看板、屋棚、汽車，還有傷亡的人，相比之下，機場的災情不算嚴重。颱風過境的那天早上我們仍舊維持例行作業，每半小時發一份報，偶爾加發特別天氣報告，在儀器故障後，啟用備援（獨立式風向風速計、空盒氣壓計和換算表、阿斯曼乾溼球溫度計），觀測作業沒出什麼問題。我看著備援儀器，吃著備援食品，坐在電腦椅上，望著四周被尼伯特橫掃而過的殘局，那天所有大大小小的航班都取消了，寂寞的小機場，連個地勤都看不到，頂多可以發現一只塑膠袋在旋風之中捲啊捲得，忽起忽落，於是整個早上，我就這樣看著強化玻璃外的機場天氣，打著氣象報文，想著這份報文以無線電、網路發送出去後，在世界的某個地方應該還是會有人收到吧，那個人讀過以後，也許會說，原來豐年機場的天氣是這樣這樣啊。

在這樣的天氣裡，維持著這樣的日常工作，總使我聯想起那些在空蕩蕩的球場裡，仍舊繼續打球的球員，他們知道現場沒有觀眾，會不會轉而想像某處的電視機前正有死忠球迷熱血加油呢？

臺東的災後復原工作，大抵在兩個忙碌的禮拜後告一段落，一輛輛的卡車，用巨大的鐵爪子抓起倒落的樹木枝葉，裝在後車斗，運到某個遙遠的地方去了，那些重傷倒地的樹，或是輕傷折斷的樹，一批一批，在這個夏天，就此離開生長多年的家。不過，另外有棵樹值得一提，機場裡有棵五層樓高的南洋杉，這棵老樹高高瘦瘦的，隨著颱風的狂風暴雨，一整晚全力搖擺，十分軟Q，雖然枝葉斷了一大堆，然而最終撐過尼伯特風災，傲然挺立，我每次經過看到，都認為這真是奇蹟。

過去十多年以來，颱風要不是遠遠繞過臺東，或者只是帶來悶熱的焚風，所以防颱準備什麼的，對臺東人來說不重要啦，然而今年歷經了尼伯特之後，九月份還來了三個颱風，這三個颱風雖然都沒造成危害，不過每當新聞播送，大家都會討論起尼伯特，然後趕忙去買封箱膠帶，在玻璃門窗上貼又叉，導致封箱膠帶一時竟熱賣至缺貨，想必這個尼伯特颱風，對臺東居民而言已成為獨特的共同記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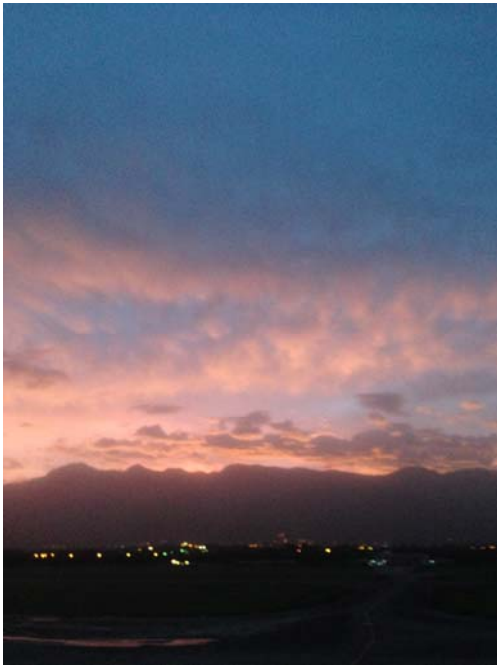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：尼伯特颱風來臨前夕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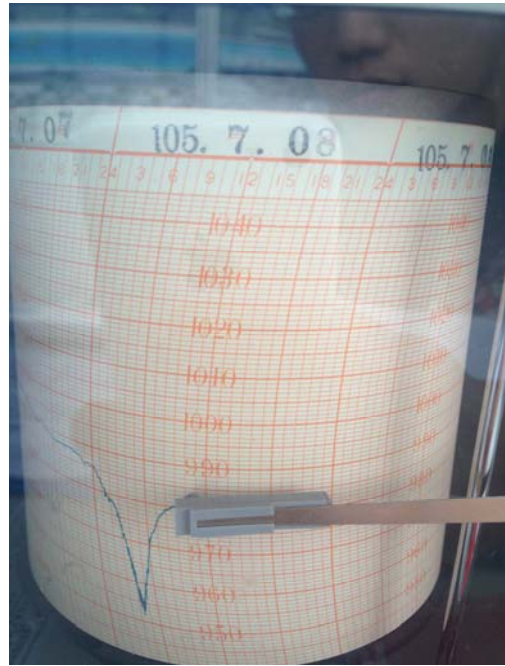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：空盒氣壓計紀錄。